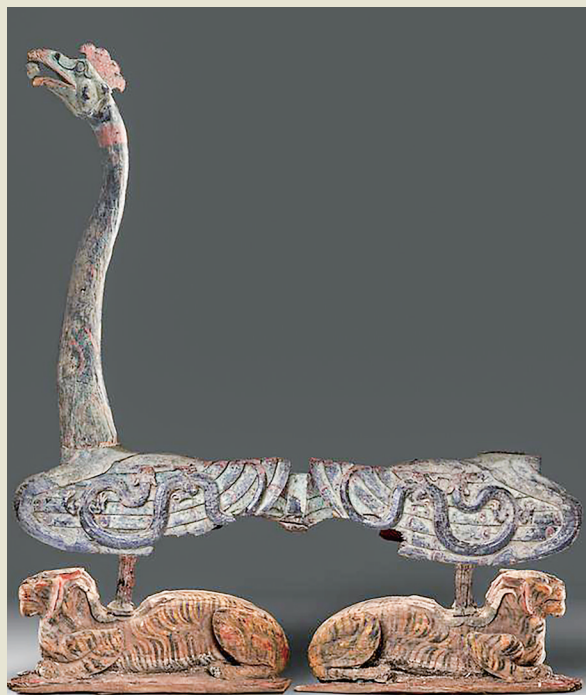


从武王墩的草木间 我们看到了什么

(一)

新华社电 最近,考古界最大的“网红”,莫过于安徽淮南的武王墩墓。这是经科学发掘,迄今规模最大、等级最高、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。

目前,工作人员已从墓中提取出漆木器、青铜器等文物超过千件,令世人惊叹。但更能触动记者心弦的,是现场出土的棺椁盖板和编织竹席等草木之物。尤其是那些覆盖在墓室上方的椁盖板,长而粗壮,呈深棕色,从切面展现出一圈圈年轮,历经两千多年依然清晰,惹人无限遐想。



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凤鸟虎座鼓架。



椁盖板横截面可见年轮。新华社记者陈诺 摄

这些木头,彰显着墓主的显赫地位。

400余根棺盖板,在九个墓室上层层堆叠,体量巨大、结构精巧。多重木墙和盖板之间,榫卯相连、紧密扣合。其中最上面第一层有方木70余根,每根长近8米,层厚约半米,重达1.6吨。

考古专家惊叹:这样长度的方木、这样复杂的墓室结构,还是第一次见!

更为难得的是,专家从这些木头上发现了墨书文字,记录有椁盖板放置方位和排序、椁室功能分区等内容,犹如整个墓葬的“说明书”,揭示出墓葬营造的重要信息。其中“南集府”“北乐府”等字样,专家猜测,很可能是为楚国宫廷服务的专门机构。

由于尚未找到实证,严谨的考古专家并未揭秘墓主身份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墓主一定不凡。除了这个类似后世黄肠题凑的棺椁结构,还有墓东Ⅰ室里口径超过88厘米的大鼎,无不彰显出墓主身份的高贵。

那时的楚国,作为战国七雄之一,曾问鼎中原,雄霸一方。文献记载,公元前241年,楚考烈王为避强秦而迁都寿春,即今淮南寿县一带。历经楚考烈王、楚幽王、楚哀王、楚王负刍四王,直至18年后被秦所灭,寿春城得以见证楚国最后的余晖。

如今,这些湿漉漉的巨木从墓中被吊装出来,封在保鲜膜里,氤氲出水汽,仿佛还在呼吸。

(二)

草木无言,却勾画着一个王国的剪影。

考古人员提取到漆木器300多件,其中有两件木俑首,木质胎体,红黑色漆彩绘制出人面造型,圆脸、丹凤眼,粗犷中有凌厉之气。有生于荆楚大地的同事感叹,看到它,仿佛看到了当时的楚人,体内的某个基因正被唤醒。

草木间,能“听”到当年的音律。武王墩墓出土的凤鸟虎座鼓架,两只老虎相背而立,虎身分别站立一只被楚人视为图腾的凤鸟。凤鸟昂首屹立,口衔宝珠,身上翎羽精细。虎凤精神抖擞,似在为擂鼓壮威。这种楚国特有的漆木器,在其他楚国贵族墓中也有出土,而武王墩这件残高仍有1.92米,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凤鸟虎座鼓架。静心观之,仿佛能听得到雄浑急

促的鼙鼓之声。

草木间,能看见巧手妙思。逐层发掘时,考古队员发现了竹席,其人字纹编织工艺,跟资料上楚国竹席的编织方式类似。竹席整体面积超200平方米,是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古代竹席。

草木间,能一窥楚人生活和情趣。考古队员在其中一间墓室打捞出植物编团,经初步分析,有李子、梅子、栗子、甜瓜子、莲子等瓜果和水稻、粟、黍等农作物。有专家判断,主人下葬时可能正是植物成熟时节。也有人提出,墓主可能生前喜好这些果蔬。

说到楚,后人常称为“荆楚”。从词源看,“荆”“楚”同义,“楚”是一种灌木的名称,也叫“荆”,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,枝干坚韧,可做杖。亦如楚人,从草木中走来,穿行于草莽荆丛之中,筚路蓝缕,最终成就800余年的辉煌。

武王墩大墓和邯郸赵王陵、临淄齐王陵、新郑韩王陵、临潼秦陵等一起,成为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的最好见证。

(三)

不久前,有人在网络上提问:“你在博物馆中感到最震惊的一件文物是什么?”一个高赞的回答是“一块石头”。这块来自战国时期中山国的河光石上,以小篆记录着两行文字,被后人释读出大意:(我们是)为国王监管捕鱼的池圉者公乘得和看守陵墓的旧将曼,敬告后来的贤者。

灿烂中华文明,从草木间生长,于草木间留下蛛丝马迹,让后人静心探寻其延续,追问“何以中国”。

曾经的武王墩一号墓,地表以上的封土高达14米。如今,武王墩墓被挖至地下15米,考古和文保工作者多学科协同、多科技手段运用,与考古研究实践深度融合。比如,应用薄荷醇临时固型技术,助力了竹席的提取。运用红外成像技术,实现了椁盖板上墨书文字的提取。运用碳十四进行年代测定,让草木“开口”说话。

武王墩墓里的文化密码,相信会被后来者逐步破译。

目前,淮南市已投入1亿多元,完成了武王墩墓发掘大棚、考古实验室等工程建设,以及用于考古实验、文物修复的设施设备的采购。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,正在规划建设中。

让我们一起期待。

作客麻间仔村

吴广水

2024年5月3日中午,应邀去电白区电海街道办安乐村委会麻间仔村聚餐。冒着中雨,从住所驱车沿包茂快速车道走上约三公里,右转爬坡然后左转走上几十米,再右转就到了目的地。请客主人的五层楼房,座东向西。楼房前面,是被削去了一部分的山岭,形成了一块约一千多平方米的空地,空地上种上了花生、木薯等农作物。

坐下来,才喝上几杯热茶,雨就暂时告一段落了。走到门前,看看请客主人房屋后面的小山,长期沉迷野外的我,游兴陡然间暴涨起来。于是,就从房屋的左前方,沿着泥土路,经过一座才建好框架的村边楼房,爬上一个约二米高的小坎,寻着上山的小径,慢慢地向上踱步。

小山脚下,有原生态的杂树在生长。从杂树边缘往上的山地,都变成了种植花生的坡地。一层层、一垄垄的花生,在我的眼前不停地变换着角度。微风轻轻拂过山岗,杂树和花生摇曳东南风的响声、杂树里多种鸟儿的婉转声声、还有村庄里的人声以及电子音响,就像一首多重奏的乐曲,让我心潮涌起舒缓的宁静,一首首首心的曲调,在我的脑海里飞快地翻涌。手机的拍摄,也是在不同的空间和角度里,保存了我认为需要保存的映像。

爬到了山顶,才看清了这个小山,近圆形,是山岗之上的小山之一。放眼望去,这个圆形小山岭的东面,田垌处的一个长形小山上,是一个村庄。村庄的东面,又是田垌,田垌的东面,是新开发的工业园区。园区再向东,又是山岭和村庄连绵不断地延伸开去,朦胧在雾霭之中。这个小圆岭的南、西、北面,都有山岗相连并突兀而起的长形、圆形、还有稍微弯曲形状不一的小山岭,多个山岭都成了村庄。这个小圆形的山岭,以种植为主,从山顶到山岗,有20米的高度,一层层、一垄垄的花生青苗,长势喜人,满眼都是郁郁葱葱。

毛毛细雨飘飘而下,我从山岭的西边下去了。走出了山岗的林丛,脚下是种着花生的山冲式坡地。跨过了山冲坡地向上而行,经过一栋栋建好或正做好框架的房屋,很快就回到了邀请聚餐的主人家里。这时候,雨水开始大了起来。站在门口,看着门前被削掉了几十米宽度的山岭形成的空地上,也被花生等农作物占领了。请客的主人说,正在被一点点削掉的山岭处,准备建一个公园。

麻间仔村,期待你的发展,让外面前来的人都流连忘返!